

# KAL DL

## 疫情中的旅行

英国全面接种疫苗以来，大家就期待着生活能回到正常，这包括夏季的度假和旅行。所以，计划去希腊和西班牙，几个月前就订了住宿和机票。

年初英国的第二波疫情是汹涌澎湃的，1月初开始的全面封锁，正是英国最黑暗的冬天，也就格外难挨。4月起的开放，是亦步亦趋，小心翼翼。但国门把持不严，没能封住开始于印度的 Delta 变异毒株，英国的感染人数从6月份开始直线上升，原计划6月17日的全面开放被推迟了一个月，去年秋冬之交没有感染的年轻人，也纷纷测试阳性，仿佛回到了去年年底，大有遍地开花之势。大家都在关注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，幸亏两个数字持续走低，疫苗防止重症的效果显著。

6月底开始，日感染人数快速从1万上升到2万，又从2万上升到3万，做预测模型的科学家们纷纷说：每天的感染人数上升到10万可能是数周之内的事。暑假是否出游国外，让人犹豫。在国内度假，已经有了个进了字典的新词：staycation。每每与熟人提起我们去希腊和西班牙的出行计划，总是会听到这样的评论：你们很勇敢！

勇敢，指的是出行需要的一张张表格和一道道价格昂贵的测试，万一阳性就会被困在国外旅馆隔离两周的可能性，还有英国政府难以预测的“路灯系统”。6月中旬，去希腊和西班牙的航班都被取消，都需要重新订，于是，我们也想，是不是放弃，留在英国去去康沃尔苏格兰吧。然而，几个月来对地中海温暖清澈的海水的期待难以打消，更重要的是那种恐惧担忧的感觉实在让人窒息。渴望将“勇敢”的感觉变成现实，这是我们几经反复，在最后一刻决定按原计划出行的最主要原因。

7月13日清晨离开伦敦，临行前还做了测试，因为知道雅典机场会进行抽查，总不能一下飞机

就被拉进旅馆隔离。路上一切顺利，三个半小时的飞行，就把英国过于凉快的夏天抛到了身后。8月12日晚回到伦敦，在外整整一个月，仿佛“放风”，呼吸顺畅了，心情开朗了，能够面对英格兰下一个冬天了。

在希腊与另一家朋友同行，去的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隔海相望的基斯拉岛。因为要坐渡轮前往，就先在海上石城莫奈姆瓦夏小住一晚，此城初建于583年，曾属拜占庭帝国，后被威尼斯人、土耳其人、奥斯曼帝国等统治，曾是海上贸易的重镇。

基斯拉不大，从南到北也就40分钟的车程，有许多静谧迷人清澈无比的小海湾。岛上向来游人稀少，有南非朋友在岛上安家，也就让我们感觉不是平常游客。当然，虽然是多年未见的老友，见面的拥抱也都免了，碰肘飞吻，这是新冠年代的问候。乘着朋友的双体帆船出海，早上出去时风平浪静，傍晚回来时浪高近丈，朋友说这种风浪是锦上添花，让我们体会了大海变幻的另一种姿态。

一周后，在海面平滑如镜的清晨告别基斯拉，之后几天，一路上听着英国作家 Stephen Fry 的《希腊诸神》，去参观希腊的几大世界级文化遗产。在东京奥运会开幕的前两天来到奥林匹亚，也算适时。建筑在悬崖峭壁之间的德尔菲遗址，更是有无数与它相关的神话故事。最后一天到达雅典，来到帕特农神殿。从希腊前往西班牙南部，广阔的阳光海岸与秀美的希腊海湾迥异，格林纳达美轮美奂的阿尔罕布拉宫；向往多年的古城塞维利亚；临崖而筑的龙达；毕加索的故乡马拉加；满是鲜花的小镇马贝拉；有着最佳海鲜餐馆的埃斯特波纳……疫情期间游客不多，走走停停，老城小镇，夜间看星空，清晨看日出，时间不再有意义。✎



恺蒂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英伦新居民

**呼吸顺畅了，  
心情开朗了，能  
够面对英格兰下  
一个冬天了。**